

書評回應

林開世 Kai-shyh Lin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感謝趙彥寧教授〈生命治理：人類學研究的可能貢獻〉，夏傳位教授〈如果到處都是政治，那國家是否消融了？〉兩篇評論文提出的幾個重要可以繼續探索的議題，補充了我們這本論文集沒有照顧到的領域。因為這些議題牽涉到的問題相當的複雜，我在此只能簡短地做一點釐清與回應，希望能激起更多的討論。

首先我同意「新自由主義」已經是一個過分操勞、百般濫用的概念，要找到一個精準而滿意的定義應該是不可能。而我的〈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對當前幾種理論取向的評估〉一文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要在這樣的混亂的情形下，整理出一些頭緒來理解目前不同理論派別的人如何定位新自由主義。我寫作的策略是以釐清立場為主，但是在文章的後段，我仍然透過批評檢討別人的理論來交代自己的理論取向。因為我採取的立場很明顯不同於主流也不同于另一位主編黃應貴先生，所以才會出現有雙導論的安排。夏傳位教授希望我們兩位主編之間應該有更清楚的對話，讓讀者更能理解爭議之所在。我很感謝他的建議，但是我覺得其實差別已經很明顯在該文中交代，細心的讀者應該是可以理解。比較麻煩的不是我們對概念定義或傅柯理論的詮釋有所差異，而是要如何去理解「國家」與「權力」？但那需要很大的篇幅才能講清楚，我們兩個人都覺得在這本書的導論中不太可能處理。

趙教授的另外一些非常具有建設性的研究建議，如：家庭價值如何連結新自由主義與保守右派，民粹主義與官僚主義的競合關係、網路媒體與新科技如何中介當代政治主體與集體動員等都是目前臺灣人類學界很少探究的議題。這些議題都指向人類學目前的情感轉向（the affective turn）的研究，也開始受到臺灣學者的重視，但是目前的成果仍然有限，我也相當期待後續的發展。

至於夏傳位教授的另外一個批評，兩位主編的理論取向低估了傳統國家理論的效力，這是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我在〈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對當前幾種理論取向的評

估)中採取的反結構論式的治理術取向,非常容易被誤解為就是在微觀的層面不斷累積個案的調查,並且分析各種技術、知識與關係如何做成在地的拼裝,因此制度與結構在此似乎都喪失了其自主性的地位。然而,我所主張的治理術的拼裝,不是一種否定制度、法規、程序重要性的觀點。相反地,我主張的是每一種所謂的結構力量都是在摩擦中才顯現出來,也就是說我們時常說的結構性力量,例如全球化,不是外在、客觀的大力量,來到地方產生效應。而是只有在摩擦的過程中,有些力量會被歸類為全球性、結構性,有些被歸類為在地性、本土性,所謂的結構性力量其實必然是在地性的感知。任何對這種摩擦過程的研究,必須要認真地看待存在的制度、法規與程序,只是對這些力量的探究是在不同層次的結構關係。

所以,我在文章的總結一節,對結構論的批評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指出,這些論者往往把國家化約為工具或階級利益,忽略了一批從新韋伯主義到新制度論者對國家場域的自主性所做的研究。換句話說,在巨觀的結構與微觀的個案之間,還有許多不同層次的結構性因素,需要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脈絡中被認識與感知,我非常認同傳統國家理論的貢獻,只是在本篇文章談的結構論是另外一個層次,國家場域的自主性程度必須要看各種各種歷史偶然、路徑依賴的過程才能做出判斷。

參考書目

夏傳位

2020 〈如果到處都是政治,那國家是否消融了?〉。《考古人類學刊》92: 139-144。doi: 10.6152/jaa.202006_(92).0007

趙彥寧

2020 〈生命治理:人類學研究的可能貢獻〉。《考古人類學刊》92: 133-138。doi: 10.6152/jaa.202006_(92).0006